

J INZHANWENCONG

金盏文丛

主编 高松年



YESUTAOHUACUN

夜宿桃花村

● 吴育华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J INZHANWENCONG
金盞文丛
主 编 高松年

YESUTAOHUACUN

夜宿桃花村

◎ 吴育华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宿桃花村/吴育华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3.12

(金盏文丛/高松年主编)

ISBN 7-80171-401-6

I. 夜... II. 吴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6152 号

金盏文丛 (第一辑)

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 100007)

杭州萧山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1 字数 2494 千字 插页 20

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杭州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 套

ISBN 7-80171-401-6/I · 285

总定价: 198.00 元(共十册)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 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 100007

那个写《夜宿桃花村》的人

王旭烽

吴育华先生在酷暑中从建德来杭州,带着他多年的小说集萃,让我看一看。感情难却,不敢不从命,心里却只是把吴育华先生当作一个官员来看的,心想,他的这些文字,也就是从政之余的闲笔吧。

我认识吴育华的时候,他正在建德县当他的文联主席,没过几年,又去当旅游局长了,又没过几年,去当他的城建书记了。在这期间,我记得北京电影学院曾经要拍他的一个什么电影,报纸上也是登过的,不过吴育华自己也从文坛上转业了,他的作品,我也就没再特别留意。

这次集中地读了他的作品,放下稿纸,心情完全不一样了。我突然意识到,一个本来可以成为好作家的人,因为当了官,中断了。

我这样评价,是因为读了小说集中打头之作中篇小说《夜宿桃花村》,这是十多年前的作品了,今天看来,依

旧有着那种真正的文学作品才会具有的超越时代的因素,以及一个真正作家才会拥有的才华。小说的开头说不上特别精彩,不过是一个青年正常的爱情苦恼罢了。小说的一切真正才华,都是从青年因为渴望改变命运而赌博开始的,这时候,作者描写场景、刻画人物性格的笔力已经遒劲地展现,然后,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突然在读者面前展开,经验的深入使作品发出光芒,狂赌之后大获全胜的青年夜宿深山农家,发生了奇特遭遇,接下去所有的叙述都被深邃的人性的光环笼罩,欲望,激情,恐惧,疑虑,不可知的命运,诱惑和克制,一部好小说应该具备的许多好的元素,在接下去的叙述中接二连三地涌现。是的,就文字叙述而言,依然大有可商榷与推敲之处,但一部好小说的要素已经具备了,读完这部小说,长叹一口气,对自己说:可惜啊,都已经写到这份上了,就此一搁笔,从此走上了林间的另一条小道。再回来,还能找到当年的小路吗?

然而对吴育华先生的这一代而言,被命运选择,难道不是常识吗?从他寄给我的简历里,我知道了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少年才子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才华与厄运总是相辅相成,比如高中入学考了全县第一名,学生评语说他有成名成家思想。比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参军,考验再考验终于入党,接着就三次提干提不成。等到转业从一个小工厂的小干事做起,熬到青春将过之时,四人帮粉碎了,所有的一切都面临百废待兴,人生也是

如此。拉的一手好风琴，写的一手好文章，组织上终于开始关注，青春的尾巴瞬息即逝，即使写出了《夜宿桃花村》也不能使吴育华这样的人在文学上孤注一掷，我相信十多年前的他如果按照这样的创作之路走下去，中国文坛有可能出现一个优秀的小说作家。然而有可能是不够的，必须百分之百，而人生是没有百分之百的，所以吴育华主席离开了文联和文学，走上了经济战线。我想，他自己的人生也是文学之一种呢。

这个集子的作品并不整齐，像《严冬》和《夜宿桃花村》，显然要比《发生在列车上的爱情》高出两个层面。看得出来，吴育华先生的创作心态是业余的，像他这样的人可能干什么都能干好，他甚至把数学都考成全县第一，这在作家圈里，乃是一种奇迹。但这样的人也容易把精力分散到各处去，所以不会在小说上特别下笨功夫。或许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，靠才华就能做到的事情，往往就不想再杜鹃泣血、病蚌吐珠般地去做了。

然而依然要为吴育华先生高兴的，一边作着党委书记的人，一边还能够写出好小说来，那才华还不曾被岁月和阅历磨尽，真是幸运啊。

是为序。

2003年9月17日

目 录

那个写《夜宿桃花村》的人 王旭烽

第一辑 中篇小说

夜宿桃花村 3

当你芳龄的时候 39

发生在列车上的爱情 64

严冬 91

第二辑 短篇小说

月照征途 1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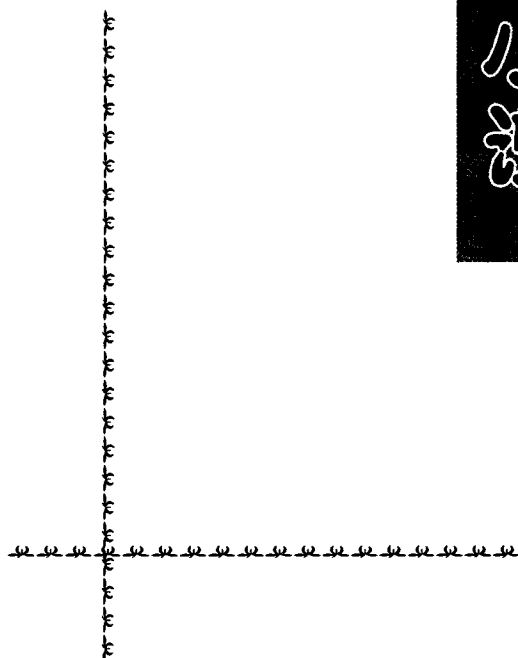
传统 178

往事 186

风险 198

命运	214
胡副科长的一天	231
请别遗忘了他	243
最后一个虹狐家族	255

中篇小说



夜宿桃花村

一

乌龙山自然保护区，方圆数百里，素有“山深千重秀，林木百里深”之说。岭南山自南而来，穿井冈，过庐山，经黄山逶迤到此。整个保护区有九十九条溪，九十九道山梁，林深树茂，绿拥群峰，开进两个集团军，不过一支烟工夫，准找不出半个人影儿。《水浒传》里第一百十六回“宋公明大战乌龙岭”写的就是这座山，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就是摔死在某条山梁上。

这时候，血红血红的太阳正往西边的那片绿海慢慢地沉下去。天边泛出一道道耀眼的金光。山梁上，走来一个摇摇晃晃的年轻人。虽说节气刚过春分，天气乍寒还暖，可他穿件开怀的茄克衫，下身着条牛仔裤。那茄克衫本来十分潇洒的奶白色，这会却染得红一块，绿一块，紫

夜宿桃花村



一块，变成正儿八经的国防迷彩服了。再看那条牛仔裤，裤管的下沿被染成一条条，一片片，跟《白毛女》里喜儿穿的那条相差无几了。年轻人的脸上充满疲惫，眼圈发黑，脸色苍白，还有好几道被荆棘挂破的血痕，但深陷的眼窝里却闪着得意非凡的目光，他是个长得挺不错的美男子。一米八的个头，挺拔的鼻梁，棱角分明的嘴巴，剪着一头充满阳刚之气的高仓健式的发型。

他抬起右手，在眉端下搭个凉棚，瞄瞄远处烧得通红的晚霞，又低头用手捏捏腰里捆着的鼓鼓囊囊的，用汗背心打成的包儿，竟嘿嘿地笑出声来。蓦地，他把双手举过头顶，连连挥动，朝寂静无人的山梁、林海歇斯底里喊道：

“哈哈，我有钱啦，成万元户啦！”

“成——万——元——户——啦！”

群峰立即遥相呼应，轰然回荡。年轻人为巨大的回音而暗暗吃惊，细细一想，不免伤神，这“惊天动地”的豪言自个说给自个听，还有多大的意思？但已经在深山里钻了两天一夜。不知爬过多少山梁，蹚过多少山溪，就是走不出这座迷宫一样的大山，他是为钱才进山的，有了钱却又走不出深山了。

钱啊钱，什么都要钱，没有钱结不了婚，还被人看不起。

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，他与女朋友周琴挽着胳膊从电影院出来。他们刚看了一场《甜蜜的事业》电影。片子

虽然老掉牙，但很合他们的口味。路过一家冷饮店，只见招牌上赫然用彩色粉笔写着：

最新产品：特级鲜汁汽水，甜甜蜜蜜，清清凉凉。

那天，他刚发了工资，与周琴对视一下，会心地笑了。于是，走近柜台，指着一瓶瓶黄橙橙的汽水。

“服务员，多少一瓶？”

柜台里，两个女服务员正在扯山海经。其中有个鼻梁上撒满黑芝麻似的雀斑，却打扮得像只花蝴蝶——印满大朵红花的乔其纱低开胸口连衣裙，裹住起码有二尺四的腰围！她不耐烦地转过头来，扔过来一句：

“想吃就买！”

随手就从货柜架上拉下一瓶，“砰！”地一下笃到柜台上。

“师傅，我们得先问个价，那牌上没写上。”周琴忙在一旁陪不是。她知道，叫师傅而不叫服务员，是最近兴起的“城粹”，花蝴蝶心里准舒坦了。

“这个数。”

果然，花蝴蝶态度有所改观，把大拇指和食指一展，打个“V”型手势，嘴里又咕噜了一句。

柜台里，双卡录音机里正嗲声嗲气地唱着“爱您想您亲您，一切为了您……”

八角一瓶？他和周琴心头一惊。汽水的价也涨得太快了。两年前，一角五分一瓶，对于这类新产品，他们不想“甜蜜”了。为了办大事，他们在偷偷地攒钱，一分钱一



分钱地抠,这等高消费还不敢问津。周琴也真会体谅人,用胳膊轻轻一碰,使了个眼色:

“算了,就买支冰棍吧。”

女友如此地通情达理,他被深深地感动了,心头像滑过一块三色冰淇淋那么舒坦、惬意。于是,他挺不好意思地伸出右手,叉开五个手指头,摇了摇:

“那就,那就,不……”

正摇手的当儿,花蝴蝶却在一门心思地欣赏胸口缕着亮闪闪金丝的滚边。这件连衣裙,是花两个月的奖金咬咬牙才买下的。今晚的“夏之乐”舞会上,姑妈介绍的那位肯定会像发现新大陆似地瞪大眼睛……花蝴蝶还在心往神驰,猛一抬头,哟,眼前晃着五根手指头——

要五瓶?洗肚肠?穷鬼装阔嘛!只见她转回头去,手里的银亮盖拔飞快地闪动,扑——扑——扑……一连开了五瓶。

他俩惊得目瞪口呆。

于是,一场悍然大波就在柜台内外掀起。当然,热恋中的他俩,是抵不住柜台里的一支“唇枪”和一把“舌剑”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他只得自认倒霉,赶快掏钱……

这回,他腰里缠着一万两千块!别说喝特级鲜汁汽水,就是买八块钱一瓶的可口可乐,他也敢一气买下十瓶!命运就是爱这么捉弄人,眼下有了钱,却被锁在这座深山里。亏得他袋里有盒火柴,这两天一夜,没见人烟,

晚上只能拣些枯枝树叶，生堆篝火，驱驱春寒；白天掬几把山泉充充饥。胃袋早就空了，没办法，就塞进一些叫不出名的树皮草根，可嘴里不时往外冒酸水。假如现在逮到一只山鼠，准会活生生地整只吞下去！两腿像灌满了铅似的沉重，眼睛里开始冒一团团闪闪烁烁的火星。眼前又横卧着一道山梁，他只得手脚并用，像猿猴似地慢慢往上爬去。钱，似乎变成了累赘，死死地沉沉地缠在腰上，消耗着他本来就不多的体力。现在，拿十张“工农兵”换一只小烧饼，他也干……

西天边的那片云彩，像徐悲鸿大师笔下的一匹奔马，越跑越远了，而且慢慢地呈现出白炭火似的暗红色；天，很快地就要暗下来，路，在何方呢？

二

他叫许松，是县城梅花镇一家无线电厂的职工。父亲是小学教师，五七年被划为右派迁回农村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刚刚改正准备补发工资，却不幸得了心肌梗塞突然去世；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，没有正式职业，去年得了肠癌，动了大手术，花去一千多块，无法根治，癌细胞继续扩散。弥留之际，闪着一双老泪纵横的昏花眼睛，对坐在床沿上的周琴说：

“好姑娘，……咱家还拿不出钱来娶你……再等松儿两年，定把钱攒够，就，就去你家说亲……”



以前,许松和周琴插队落户在同一个生产队。周琴早已暗暗地喜欢上这个聪明能干的大个子。知青在一起玩扑克牌,许松每次准赢。他有超群的记忆能力,四副扑克混在一起打“争上游”,他能记住出过的每一张牌。他还能写一手漂亮的美术字,经常被公社、大队抽去写标语,抄材料,太阳自然比其他同伴晒得少些,而工分却挣得比谁都多。后来,回城大潮流把他们挟带回了城,双双进了无线电厂。装配车间的流水线上,随着零件的传递,他俩的关系也开始明朗化了。

这家厂主要生产半导体收音机。产品前几年大出风头,畅销国内外。随着电视机的普及,连收录机都开始滞销了,更不要说才十几元一只的半导体。更要命的是,有一天麻脸工会主席发现许松的漂亮书法,于是就请去当“以工代干”的干部。虽然坐了机关,钱却拿得更少。在车间多少还能拿点超产奖,一到机关只能拿全厂平均奖。工会属于党群系统,划归二线科室,奖金比一线科室低一档;由于头上没有乌纱帽,奖金比主席又低了两档,许松成了全厂的“贫民阶层”,所以,喝瓶鲜汁汽水,都要考虑再三。

周琴的妈妈是小摊贩出身,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。对许松这个“贫民”来当女婿十分不满意,但又不便挑明反对,一则怕邻居说三道四,欺贫贪富;二则,女儿对许松十分痴情,硬逼他们分开,事情可能会弄糟。但老太婆有话在先,等许松攒足了钱再来娶周琴。许松刚

从农村回来，双手空空，婚事就这么一天一天拖下来。老太婆平时对钱管得很紧，周琴的每月工资要连同工资条子一同上交验收，对工会发的女工草纸费，老太婆也要一丝不苟地盘问半天。在厂里，周琴虽然长得俊，却是穿得最简朴的一个。整天上下班就套件白大褂。

为了攒钱，进厂四年，许松与妈妈艰难度日，每月一发工资，就先买起煤饼与大米。每月咬咬牙，存四十元，存了四年，存折上终于出现了四位数，而且第一位不是笔直的蜡烛，而是自由自在会游泳的鸭子！

上个星期，他与周琴商定，准备登记结婚。周琴是独养女儿，不愿背着妈妈去登记。许松袋里放上小红本，忐忑不安地上门求婚，周琴借故躲开。

“伯母，我与阿琴好了七、八年，想，想去登记……”许松脸红了。

“行啊，我也不嫌你一不是大学生，二不是厂长书记，娶媳妇，总得有钱？”老太婆嗓门挺大的。

“这，这里，有……”许松头上开始冒汗了，只得递上存折。

老太婆多皱的手十分灵巧地接过红本本。打开一看，虽说密密麻麻地记了好几张，但一瞧末尾数，鼻孔喷气了——怎么？才两千块？够买荷兰的菲利浦双门冰箱，还是能买日本佬造的两尺大的东芝彩电？现在这个社会，没有万儿八千的，办得了喜事？

老太婆的瘪嘴巴越发瘪了。许松知道大事不好，只